

他山烟雨

著

忆潇湘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pc.com>

忆 潇 湘

他山烟雨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忆潇湘 / 他山烟雨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90-1371-4

I. ①忆… II. ①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9772 号

忆潇湘

著 者: 他山烟雨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张 山

复 审 人: 王东升

责任编辑: 王 萌 周 欣

责任校对: 刘 琴

封面设计: 小 马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zhoux@clapnet.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32.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90-1371-4

定 价: 6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 一 回	赤雪纷乱莫问路 碧落伏仙何寻踪	1
第 二 回	断桥夜语时 相思不语 念成空	27
第 三 回	旧恨新仇 怎敌他 群魔乱舞	50
第 四 回	生平忆 不曾回首 空遗恨	71
第 五 回	千手云烟 金陵琴箫醉无醒	91
第 六 回	白玉锁金风 多少楼台月明中	110
第 七 回	楼兰一曲撼天落 西子半屏震世惊	128
第 八 回	雨落风吹雪 鬼谷纵横	149
第 九 回	万般愁 化蝶去 毒里乾坤	174
第 十 回	众里寻她问奈何 不了情 风花雪月	200
第十一回	三生无断路 犹忆镜中人	226
第十二回	将点兵 龙飞凤 花开江南	251
第十三回	风来古刹西江月 魂回南阁淮灵生	276
第十四回	秋水望 流连婉转 覆雨翻云	304
第十五回	洛神微步 玉虚凤鸣 心难平	330
第十六回	孤月清楼 前世今生 芳菲尽	356

第十七回	长恨何时尽 花落悲歌到天明	382
第十八回	曲终人别离 谁家归燕留春泥	411
第十九回	为伊憔悴终不悔 何惧生死	446
第二十回	真言散尽万念空 海角天涯	473



第一回 赤雪纷乱莫问路 碧落伏仙何寻踪

皓雪如衣，太行神峰覆冰甲。

凌风似剑，碧仙鬼斧破长空。

茫茫的苍山峰峦间，是那些化不开、融不了的幽幽白雪，就好像世间的爱恨情仇一样没个尽头。高林微露，行人若是在此，渺小之感便犹如沧海一粟。其间道路早已毫无踪迹，唯有那零星的脚印引导着失路之人。

山行中横，老松面客，一间茶棚散立于此，简明中带着惬意。其间茶客三两，围而笑谈。面西首的一名干瘦老汉半掂半拿，小心端起茶碗，轻轻吹开碗面尚未化开的茶饼，嘬了一小口热茶，抖了抖发寒的双腿，轻咳道：“啧啧，这太行山里边，还是数老梁的茶最有味道。”

老汉身侧那微胖的中年男子不禁拍桌笑道：“尽说些好听的，全叔，怕是你今日又没带钱，想赊老梁的账吧？”他如此一言，惹得在座几名茶客放声大笑，就连在那埋头研磨茶饼的梁老头也不由得搓了搓手，憨笑起来。

全叔眉头一皱，啐道：“苏佑你就会在别人面前挑老头的刺。”他伸手在怀里一掏，握出三枚铜钱，搭在木桌之上，激得声响甚大，斜眼道：“喏，看看这是几个子儿？”

苏佑两眼一亮，略有惊色，奇道：“哎哟哟，几天没见，又在哪儿发财了？”

全叔没好气地努了努嘴，道：“真是没见过世面。前两天有好些拿刀拿剑的江湖门派都赶着上那个地方，这不，老头的牛马不就用上了？”

苏佑闻言，似是有些恍然，拍头道：“是了是了，这五年一过，山上便要热闹起来了，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干净了！”

但听一旁的茶客应和道：“得了，你苏佑这败家玩意儿记得又如何？这

人家神仙开坛布会与你何干啊，难不成你还想用家里那头快死的老骡子去赚银子？你呀你，说不定把它一拉出来就给人吓跑啰！”全叔听罢，咧嘴一笑，露出口中泛黄的老牙，甚是得意。

苏佑脸色稍显难看，忙挥手道：“去去去！你们懂什么呀？哎，那些武林侠士个个都奇怪得紧，说不定啊就有人看上我家那‘阿毛’了！”

他说得理直气壮，一副煞有其事的模样，令其他茶客皆是捧腹而笑，更有人呛着茶水，边笑边咳。苏佑轻哼一声，将头一埋，自顾自地饮茶不语，小声嘀咕着些什么。

远方弥蒙之处，淡出纤细身影。

一人，一伞。

蓝白纱衣映出女子特有的身姿。来人缓缓迈步，幽然前行着，只是将一把通白之伞扣着颜面，微风拂过，带起女子几缕青丝，夹杂着数片纯白白雪，美轮美奂。

山下白雪尽头，升起一团火红，远远而来。却是一位红袍男子，面无表情，漫步登山。两人一前一后，恰似红蓝之火，在纯白间飞舞。

全叔虽是一双老眼，却是第一个瞧见，朗声道：“老梁，买卖来了！”梁老头举目瞧见那两人，连忙端起那高脚铜壶，放在炉火之间，将那焰火扇得“嗤嗤”作响。

那白伞女子缓步走入茶棚，坐于最北之角，手中白伞仍是没放下，显得有些怪异，但听她冷冷道：“店家，那‘碧仙宫’离这还有多久的路？”

未等梁老头开口，只见那苏佑眼中精光一闪，起身上前，迎笑道：“这位姑娘可是找对人了，这太行山间就数我苏佑最认路，不妨……”他话尚未说完，却听白伞女子打断道：“我问的是店家，与你何干？”这女子言语冰冷，就仿佛她本人一般，拒人千里之外。

全叔见此，忙忍住笑意，将苏佑拉回身边，拍拍他肩头，低声道：“看看，老头就说你不行吧？”

苏佑吃了闭门羹，面色发黑，鉴于面前之人是一介女流，只得独自咽气，反手拨开全叔右臂，嘟囔道：“神气什么，真是。她不要，我还不愿意揽呢！”

但瞧梁老头右手拿着茶杯，腕上搭着一条抹布，左手提着铜壶，笑道：



“这儿已是太行山的中段，也没有多少路了，越过前面那两个山头，就能看到那地方。”他边说边擦木桌，顺势替女子倒上热茶。

那白伞女子没有应声，仅是微微点头，一把白伞始终挡在身后，使人瞧不见面容。她方握起茶杯，杯中滚烫的茶水便登时一静，再也未有泛起热气，瞧得众人不禁心头一怔。

未等回过神来，那红袍男子已是走了进来，坐于白伞女子身后，瞧了瞧梁老头，只见他面容僵硬，瞧不出一丝神情，脸上就仿佛戴了一副面具一般。

梁老头转身为他倒满茶水，道：“不知这位客官又去往何处？”那红袍男子亦是没有回答，只是伸出手来，蘸了点茶水，用食指在桌上写了两个字“碧仙”。

全叔侧目一瞥，轻声道：“原来是个哑巴。”他用手肘推了推苏佑，耳语道：“哎，瞧他怪模怪样的，劝你还是别招惹他。”苏佑当即瞪了他一眼，道：“一个冰山，一个哑巴，谁闲着谁管！”他语气中满是不服气，身子也未有动弹，显然是被方才之事气得不愿与那“哑巴”搭讪。

梁老头见此，道：“公子也是去‘碧仙宫’，那正好与这位姑娘同路，你们只要翻过前面那两座山头便到了，也就个把时辰的光景。”

谁料他此言方出，那“冰山”便骤然起身，放下两枚铜钱，迈步离去。那“哑巴”写了“谢谢”二字，想也未想，举杯便饮。梁老头不禁惊呼，忙道：“客官，这水可是刚烧……”却见“哑巴”喝下那沸茶，浑然没有一丝异样，留下茶钱，转身离去。

待两人走远，茶棚里登时炸开了响，一说这对男女使的是西南妖道，另一人说那两人是用了障眼法，根本就没有喝那茶，诸如此类。唯有全叔望着远处，咂咂嘴，轻声道：“看来‘碧仙宫’上面又有一出好戏等着开场了……”

那“冰山”一路慢行，径直向前方山头而去，脚下步子轻而稳，竟是未有在雪地中踏出半个脚印。而那“哑巴”离她十数丈远，缓步而随，似是有意紧跟。

两人行约莫半个时辰，忽听前方密林处响起一片嘈杂。一头宽额白虎自林中踏雪奔来，其上竟坐有三位少女，彩衣木簪，银饰铜镯，一副异族打

扮，面带惊色。

白虎威猛之中却不带凶狠，疾行之间，对“冰山”竟视如无物，纵身一跃，湮没于红衣男子身后右方小雪林中。较之常人而言，眼见如此之世间奇事，莫有不诧之者。而白伞、红衣二人却未停一步，未看一眼，比方才白虎之举更为怪异。

密林深处喧闹之声渐近，只见十几人自林中而出，来者衣着五色混杂，青蓝红紫自不相同，虬髯美姬各有千秋。一行人闭口疾走，六路搜寻，眼见前方一蓝纱女子打着白伞迎面而来，当即迎了上去。

众人之中奔出一名黑面男子，虎眼浓眉，上前大喝道：“前面的姑娘，可曾看见三个女孩骑着白虎经过？”其声洪如金钟，震得人两耳生疼，显然是习过内功之人。

“冰山”身材较黑面男子虽显娇小，但其举手投足间，优柔却不失刚劲，轻盈却不失稳健。待其行至黑面男子跟前，男子只觉一股玄寒之气猝然袭来，不由得浑身战栗。

她伞不动，头不抬，言语不出，只管移步前行，完全不顾眼前之人。黑面男子眼见“冰山”对自己毫不搭理，心中恼火，正要发作，却听身后众人之间已有人嘲笑道：“木札，你这样吆五喝六的，鬼都懒得搭理你。”

木札脸色一沉，心中暗骂几句，然回头一看人群中为首的青衫女子，忖道：“莫要在盈罗洞主面前丢了脸。”

恰在此时，远处缓缓走来一红袍男子，木札当下也不理那“冰山”，快步迎至那“哑巴”身前，谦然问道：“这位兄弟，可曾看见三位异族打扮的女孩自此地经过？”木札这番语气甚是温和，心想方才莫不是出口无礼，令“冰山”不愿搭理。

可哪知“哑巴”连瞧都未瞧木札一眼，依旧是信步而行，仿佛将其置如空气。远处众人眼见木札如此难堪，当中与其不和者早已忍不住笑出声来，那名领头的青衫女子盈罗面色覆霜，甚是阴沉。

木札眼见青衫女子神色不快，只道是心中责怪自己办事不力，顿时脸颊微烫。再瞧那些窃喜之人幸灾乐祸的嘴脸，只觉胸中怒气如山洪喷涌，心道：“今日竟在盈罗洞主面前出丑，不报此仇，我堂堂八尺男儿怎能忍得！”

只见其眸子里微露杀机，脸上却不动声色，待“哑巴”自身旁走过，左



掌潜运内劲，反手对其背部要穴，“呼呼”拍出数掌。木札这套“赤蛛掌法”已练了九年有余，掌风间暗藏炙热劲力。若是寻常豺狼虎豹中掌，也皆是皮肉焦裂，损筋裂骨，何况是毫无防备之人。

“哑巴”似乎未曾知觉木札招式，只管径直而前。木札“啵”一掌打在其身上，竟未撼动半分，炙热掌劲更犹似泥牛入海，顿时化为乌有，就连“哑巴”身上也未有痕迹。

众人见此，一收方才幸灾乐祸之象，不由得骇然变色，当即与周遭之人窃窃议论。木札更是手足无措，失了方寸，自觉修行近十载，功力竟是如此不济，脸上涨红，甚是窘迫。他双目斜眼一瞧，只见“哑巴”仍是眼视前方，步伐不辍，好似世间万物都与其无关，不愿看一眼，动一指。

木札原本性情便是十分火爆，如今眼中那“哑巴”举止愈是怪异，便愈觉得他是羞辱自己，以至于羞恼怒恨一股脑齐齐涌上胸口。但见木札脑门青筋凸起，脸色红黑交加，暴喝一声：“纳命来！”挥臂而起，奋起毕生功力，朝“哑巴”左背处疾疾拍去。

众人见了，一阵惊呼，均想此招一出，便是要活生生取了这人性命。可木札早已是急红了眼，心中只存杀意，暗想：“即便你内力深厚，若是硬生生受我这掌，也叫你心肺皆损，不死也残！”

掌风骤然已至，激起“霍霍”风声，就连远处众人皆可听闻。“哑巴”本是背对来掌，却见他身子往右一斜，犹如后脑生眼，躲过木札杀招。木札这一掌势大力沉，未能中的，却也是难以收住，左臂直直向前而去。

但见“哑巴”身子一矮，反出一掌，竟以自身右掌稳稳接下木札左掌。那木札哪能料到会有如此突变，只觉手掌触及“哑巴”掌心，便如同打在山壁之上，登时只觉一股钻心疼痛自左掌而来。

众人只听“喀喀喀”手骨断裂之声，如炒豆般，响彻四周。木札闷哼一声，倒退数步，右手扶着左臂，险些痛倒在地，但见他脸色骤然苍白，额头不断有冷汗渗出，微喘粗气。

“哑巴”却一挥衣袖，面不改色，转身便走，并未有恋战之意。众人心头俱是一凉，眼见“哑巴”往此处而来，想必定是来者不善，当下暗暗运功，准备一战。

“这位公子，小女子盈罗这厢有礼了。”只见那领头的青衫女子自人群中

缓缓走出，对“哑巴”微微行礼，媚笑道。但瞧她凤眉杏口，桃面朱唇，身段婀娜，手足纤细，颇有倾城之色。盈罗对木札使以眼色，令其退下。

木札如蒙大赦，扶着伤臂忙退入人群之中。“方才我家兄弟多有得罪，还望公子海涵，不与计较。小女子一行正寻着失散的三名族人，被白虎所擒，心中甚急，敢问公子一路上可曾看见？”

盈罗瞧那“哑巴”举止奇异，功力深不可测，兴许是哪路性情颇怪高人，当下有礼询问，伺机查探。盈罗自忖自己乃一介女流，“哑巴”断不会像适才木札那般对己，心中暗自想着应对之法。然那“哑巴”犹如双耳失聪，浑然不动声色，目不移视，将盈罗之言置若罔闻。

盈罗向来以自身容貌为傲，寻常男子见了，无不注目而视，今日“哑巴”却是半眼都未瞧自己。越是美貌的女子，对此越是忌讳，盈罗心中不免怒气大盛，一张嫩白小脸顿时泛起一阵淡红羞色。

而人群中多为男子，且大多对盈罗素有倾心之意，平日里皆是对其言听计从，如今打伤自家同伴是小，令盈罗受辱是大。

众人也顾不得“哑巴”武功，均是破口大骂，将“哑巴”的各代祖宗都问候了千百遍。而“哑巴”却是如耳聋一般，对众人污秽之语未有半点不快之色，仍是迈步前行。

众人见“哑巴”举步而行，唯恐其逃离此地，登时从人群中腾出四人，挡住“哑巴”去路。四人衣衫各异，紫红朱砂靛蓝碧绿，甚是奇特。

几人见其傲慢无礼，令盈罗好生尴尬，当众受辱，均想教训此人一番，以博取佳人芳心。但见这男子方才化去木札掌力，震断其手臂之能，不禁有几分忌惮，当下心中也暗暗盘算起来。

一阵北风忽至，激起一团雪雾，打在众人脸上。但见左方两名异族男子身形忽地一晃，向“哑巴”迎来，赤红者双臂微曲，两手成锥，提气而起，迅猛而落，如蜘蛛扑食，大开大阖。

靛蓝者单腿直钩，两肘回转，贴地疾行，簌簌生风，似毒蝎追猎，雷厉风行。两人上下齐攻，将其可避之路尽数封死。而“哑巴”却气定神闲，眼见面前之人杀来，微抬左手，两指轻弹，只见一道红光乍现，赤红者应声而落，瘫倒在地。

靛蓝者见此，急急挥出左腿，击向其下盘。“哑巴”缓缓提起右脚，以



迎来者，脚尖不偏不倚，恰顺其势，一搭一推，便将对手甩出数丈。靛蓝者只觉一股刚烈之气自左腿筋脉而上，令自己麻痹不能，周身无力。

“哑巴”仅一手一足，便令二人动弹不得，异族众人不禁脸色大变，就连前方“冰山”也停下脚步，回身而视，其余两人更是窘迫，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直愣愣怔在原地。

盈罗只觉后脑发麻，暗叫不妙，左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个土色小瓮，但见她右手抚瓮，五指纤细凝白，猛地扎进其中，脸上登时显现极痛苦神情。盈罗伸入瓮中之手不断抖动，好似在承受无比巨大的煎熬，冷汗顺着青丝，打在脚下白雪之间。

过了一小炷香的工夫，但听得“嗖”的一声，五彩之物自瓮而出，却是五只硕大的蛊，青蓝红紫黄，皆有手掌大小。盈罗放下左手小瓮，右手自瓮中缓缓拿出，其上手指皆是皮肉开裂，白骨可见，令人悚然，想是给那些蛊兽嗜咬所致。

盈罗又拿出一玉制小瓶，在右手洒了些无色药粉，脸上神情也稍有舒缓，应是些镇痛疗伤之药。瓮中之蛊吸饱了盈罗的精血，窜瓮而出，在雪地之间纷纷举头探脑，不时相互触撞缠绕。只见盈罗樱口忽张，吹奏出怪异之调，高低错乱，全无音律，与中土美妙之乐完全背道而驰，内透杀机，令人不安。

此音一出，巨蛊便仿佛着了魔一般，似癫似狂，向“哑巴”奔去，挪动之快，竟如骏马之驰，雄鹰之势。紫蛊嘴中蠕动，“嘶”一声竟喷出几束黑丝来，直击“哑巴”门面。红蛊身形骤然暴胀，体侧长出数十只肢足，犹如一只赤红蜈蚣，森森而行。青蛊奔至男子一丈之处，忽而止步，嘴露獠牙，伺机而出。

三只蛊兽一吐一变一止，变幻之快，令人眩目。黑丝飞舞，微泛青光，显然是剧毒无比之物。“哑巴”向前定步，右袖轻抚，一股炙热之劲自内而出，黑丝顿时化为灰飞。

青蛊疾急而出，恰似盘龙出洞，向“哑巴”左脚咬去。红蛊挥身如鞭，百足成刺，回旋横打。巨蛊之攻，相继而至，快如电，惊如雷，时机之准，招式之毒，令人骇然。

“哑巴”身形一矮，右蹬一步，身轻若燕，似纸鸢般向后飘去。青蛊之

牙仅离其脚三分而不可及。红蛊顺势而击，右砍左削，霍霍可闻。“哑巴”运劲后撤，虽身置空中，下盘却不虚浮，双手催劲，忽现赤火之色。

却见其以手御蛊，掌力所至，竟有金铁相击之声。红蛊反身侧击，直打“哑巴”颈后。左下怪声突起，一团黄影自“哑巴”身后飞来，却是那黄蛊口吐长舌，跃起高叫。长舌紫黑可见，猛击其两膝。

“哑巴”旋腿转身，眼见红蛊足刺已至，反掌触蛊，将其微微向下一抚。红蛊原本是全力而击，只见其被“哑巴”以掌一带，顺势便向黄蛊猛然冲去。黄蛊也不及收势，毒舌停在半空，已是难以自制。却听得“嘭”一声，黄蛊之舌血肉飞溅，红蛊之身骤然腐烂，巨蛊毒攻之厉，可见一斑。盈罗见红黄两蛊惨败，心中大急，眉头紧皱，口中之音忽变，更是阴森至极。

“哑巴”飘然而下，右足点地，翻身而起。青蛊方才一击不中，又出一击。紫蛊不知何时结成青黑之网，罩向“哑巴”脸面。右前蓝蛊尾部暴起黑色弯钩，向“哑巴”腹部砍去。

此间，青蓝紫三蛊听乐而动，上中下三路各出奇招，攻势凌厉难避。“哑巴”脸上却未露半点忙乱，但见他眼神一正，凌空运劲，瞳色忽化赤红，发丝纷乱飘散，渐转浅红，周身骤然喷涌出灼热之气。三只蛊兽方触及“哑巴”衣衫，便被那炙热劲气扫中，顿时尽数焦烂成灰。

奇异之乐戛然而止。盈罗见五蛊皆亡，心中大乱，瞧她以齿咬唇，显得无所适从，脸色也如同那五色蛊兽般，忽青忽红，极为难看。远处，“哑巴”安然落地，只见其脚下积雪足足已融去三尺有余，微微露出灰黄山土。

异族众人见其招式之奇，竟是从未见过。人群之中虽有自觉武功较高的，但还未有能胜过盈罗的“五毒蛊”，然“哑巴”仅在十几招内便将其破了，其武学修为之高，可见一斑。

众人眼见“哑巴”一正身形，缓缓向己方而来，心中皆是一紧。然“哑巴”除了向前行路，竟丝毫没有别的举动，众人见此，如蒙大赦，纷纷退步让道。可饶是如此，众人心里尚有一丝寒意，打“哑巴”自身旁走过之时，众人无不是暗自运劲，紧握兵器，以防男子突然发难。

盈罗自己也是困惑至极，完全摸不透“哑巴”的怪异行径，细细一想，若是现在不走，待得“哑巴”回转心意，则是不堪设想，便急急向众人打了些手势，示意尽快离去。



众人本是不愿久留，也不顾那白虎和三名女孩之事，只想早日远离这怪异男子，当下匆匆而行，和盈罗一道消失在山边白雪的那头。

却说方才那“冰山”，亭亭伫立于苍白之间，远远观望着“哑巴”，只是白伞依旧在，终不露容颜。“哑巴”自女子身旁悠然而过，毫不移视。却听“呼呼”之声忽起，“冰山”左手执伞，右袖微动，几束蓝丝纱带自袖口而出，朝男子扑面而来，蓝纱看似散漫，但来势之快，瞬时已至胸前。

此招一出，电光火石，绝无征兆，常人若是遇之，当是难以抵御。

不知“哑巴”是否早有准备，只见他双手齐出，泛起两缕红光，抵住蓝纱，左格右挡，势若奔雷。蓝丝纱带虽是柔软至极，其上实则内含一股极寒的劲力，若不是男子双掌间布满内劲，真当是冰冷刺骨，难以忍受。“哑巴”两臂挥动，愈舞愈疾，渐渐将“冰山”蓝纱攻势压制，但见他以掌为界，并未有与“冰山”动武之意，仅是一味防守。

两人相拆十几招，未分胜负。但见“冰山”蓝纱一收，右掌平平推出，不缓不急，看似平淡无常，掌势之间毫无凌厉之象，却透着一丝悲凉凄清之感。

“哑巴”瞧不出女子招式端倪，不敢贸然接招，双掌一划，分侧而击，左掌转下而正，右掌直上而斜，以“混元分金”为守。“冰山”见势，右掌变推为拍，登时一股磅礴寒意层叠而至。“哑巴”只觉那掌力奇大，且内含极寒劲力，若是硬接，必然被掌力所震伤。

于是便分掌消势，只见他双掌互抵女子掌心，却不与之相触，每抵一次，便消去其一份寒劲。然男子每分一次势，自己也必然后退一步。

“冰山”连拍三掌，“哑巴”则连消三次，连退三步。“冰山”“咦”一声，只觉自己掌上积蓄内劲竟被“哑巴”一层层消去，已失了八九成，而男子掌风霍霍，似有反击之意。

“冰山”将雪白手腕一晃，其掌间登时凝结成一团雪雾，只见她右掌在雪雾中飞舞，好似一茫茫飞雪中的白蝶。女子变招甚快，待“哑巴”发觉，便觉她极寒掌力已打在自己左肩之上。饶是男子武学修为深厚，也不免浑身为之一震，直退两步，方消去肩上寒劲。

转念间，“冰山”掌风又至，“哑巴”身形一矮，后撤半步，潜运劲力，以右掌接之。却听“啵”一声，两人皆被对方掌力震开。“冰山”右掌翩

跃，似在那花间飞舞的蝴蝶，忽快忽慢，对“哑巴”胸、肩、背、腹缠绵施劲，而“哑巴”双掌越来越快，犹如赤火流星，与女子掌力相对，将其劲力抵去。

彼此之间，彩蝶幽舞，赤火纷飞，令人目不暇接。转眼间，两人又已是对拆数十招，难分难舍，却听得一少女叫喊，如银铃坠地般，自后方而来。

“两位请住手！”一只宽额白虎从小雪林内快步奔出，其上坐着三位异族少女。方才之声，便是出自第一位少女之口，只见她看似十七八有余，身穿五彩霓裳服，双眼豁亮清澈，眉宇间秀丽英气，鼻如白玉，口如红樱，甚是标致。

其身后两名少女年纪十一二，不论相貌、衣着、体形、神态，竟均是一模一样，蓝纹红彩衣，紫云白底鞋，眼灵眉细，齿皓唇红，清新可人，令人不愿移视。白虎呼啸而来，瞬时奔至两人身旁。红袍白伞两人听得声响，顿时收招而立。

“我见这位公子并无恶意，也未曾冒犯姐姐，不知是与姐姐有何过节，需得如此大打出手。”年长的少女上前对两人一一行礼，开口问道。

却见她微蹙秀眉，一脸风尘，眼中夹杂着些许血丝，略显疲态。她为躲避盈罗一行追捕，与两位孪生妹妹驾着本族白虎自南而北，行了大半个中原，一路上一面需防着身后追兵，一面还要照顾两个妹妹，早已是心力交瘁，好几次险些被捉，幸的是那白虎矫健威猛，才得以脱身。

如今此番上山，又是被盈罗几人追上，却也亏得满山的白雪，三人披着雪白长衫，又骑于白虎之上，于山体几近融为一体，白虎一拐一绕，数次令盈罗一行寻不着踪迹。

正待三人狂奔于山峰之间，眼前蓦地腾出一片浓密林子，暗喜之际，却听得身后嘈杂声渐起，愈来愈近，也顾不得眼前红袍白伞两人，驾虎一跃，藏身于雪林之内。

三人隐匿于其中，眼见“哑巴”只身击退盈罗等人，心中欢喜，三人又是孩童心性，因而对男子甚有好感，但见“冰山”骤然发难，与其打得不可开交，却是惊异不已，当下便现身劝阻。

白虎之上两名孪生姐妹对“哑巴”也是打心底喜欢，孩童心思原本就简单，见其将那讨厌的青衫女子一行赶走，便认定他是天下最好的好人，“冰



山”出手与其过招，便认定“冰山”也是与青衫女子一般的坏人。

只可惜两人年岁尚小，仅是略懂些汉语，待年长少女问罢，便伸出稚嫩小手指了指“哑巴”，又指了指“冰山”，咿咿呀呀道：“大哥哥，好人。大姐姐，坏人。”姐妹俩言语一出，声音，语调竟也是如出一辙，仿佛一人。

“冰山”缓缓收起手中白伞，只见她脸上罩着一层紫色面纱，容颜若隐若现，仅露出一双吉星美目，一对柳叶秀眉。且听她冷冷道：“妹妹莫要误会，姐姐只是试试此人的招式来路，并非有何恩怨。”“冰山”言语淡漠，似冰山一般，仿佛所说之事与其毫无关系。

年长少女闻言心中甚是宽慰，但听那“冰山”语气冷淡，自忖是其对自己身份有顾虑，便解释道：“妹妹名叫蓝秋，乃是‘苗疆族’人。数月前我族即将遭遇重大变故，危在旦夕。我阿爹便命我带两位胞妹蓝清、蓝月自族内密道而出，北上至太行山‘碧仙宫’，求故人相助以解本族之危。然在途中，遭那青衫女子几人一路追捕，几番坎坷才至此地。不想此间又被那行人追上，才藏匿于雪林中，也多亏得这位公子解围，我姐妹三人真是感激不尽。”

说罢，只见蓝秋面朝“哑巴”，双手各触其肘，两臂平举于胸前，半跪于雪地之上，此乃古苗人表达最崇高的谢意之举，但听其言辞之间，恭敬有礼，得体大方，深有汉家之风，可见其对中原之事也颇为熟识。

蓝清、蓝月两姐妹虽年幼，但其族规甚严，瞧见姐姐行如此之礼，当即也学着蓝秋向“哑巴”表示感谢。“哑巴”脸上不见悲喜，对三人仅是微微颌首。蓝秋三姐妹原本在雪林之中，便见其行为举止莫不怪异，只道这位哥哥向来如此，心中却也毫不在意。

蓝秋言及“碧仙宫”时，“冰山”美目中忽地一亮，淡淡道：“‘碧仙宫’么？那我随你们同去。”只听她言语间仍是异常冷漠，令人顿时寒意。蓝秋听闻“冰山”也是前去碧仙宫，心中更是欢喜，当即起身去牵“冰山”白玉似的手，乐道：“妹妹未想与姐姐竟这般有缘，还不知姐姐如何称呼？”白伞女子道：“姐姐姓喻，唤作琉璃，是师父给取的。”

蓝秋闻言，笑盈盈道：“喻姐姐，一路上还劳烦姐姐照顾了。”言语举止之间，尽是愉快亲昵之意。蓝清、蓝月姐妹俩本将喻琉璃认作同青衫女子一般的坏人，眼见自家姐姐对其如此欢颜笑语，霎时便把适才之念抛到苗疆去

了，一人一句“喻姐姐”，甚是调皮。喻琉璃听了，美目之中未露半点神情，然其脸上因有紫色面纱之由，所以蓝秋几人也看不到她诸多表情。

此时山间蓦地起了寒风，荡起几波白雪涟漪，打在众人衣袖、脸颊之上，泛起一丝凉意。喻琉璃眼见山风不止，当下对蓝氏三姐妹淡淡道：“变天了，咱们赶路吧。”说罢，只见其打开白伞，招呼三人前行。

蓝秋应了一声，便跃上白虎。她回首观望，却不见了“哑巴”踪影，也不知其何时离去，竟然如鬼魅般毫无声响，真当是令人咋舌。蓝秋心中虽有疑虑，但自忖若是在此久留，也恐怕那青衫女子一行折返而来，当即便紧跟喻琉璃往雪山深处去了。

皑皑雪景，将太行山笼罩在一个如此神秘的世界里，一切美妙都仿佛呼之欲出，却总又是深埋在这无尽的纯白之间，令人充满遐想。

四人在此间行着，看着这番世外之源，倒也消却些路途之劳。只见天色微微一沉，不多时果真下起了鹅毛大雪来。白虎之上，蓝清、蓝月二人显然对雪山美景颇为喜爱，毕竟在川蜀苗疆一带素来潮湿闷热，罕见白雪，只见两人叽里咕噜地用异族语谈得绘声绘色，乐此不疲。

蓝秋瞧见了，甚是宽慰，眉宇间的愁色退去不少，数月以来东躲西藏，担惊受怕，只觉自己每日都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几近忘了这久违的惬意之感，心中百感交集，便与喻琉璃尽数倾诉。

喻琉璃言语极少，只是静静听蓝秋诉说。蓝秋对喻琉璃讲了近一个时辰，却还是未有尽兴，而她也从喻琉璃只言片语之间得知其自天山而来，此番往碧仙宫也是来寻一人，但她却未谈及任何关于此事的点滴，蓝秋心想是她人之事，也未有深究。

蓝秋自幼听父亲谈论九州之事，自是有耳闻远在西北有座名为天山的大雪山。其父还道，在天山之上，传说有一神宫，乃天山冰雪沉积而成，远远看去，犹如仙界天庭，美轮美奂。当时蓝秋年岁尚小，只道是父亲哄自己高兴。

但当喻琉璃说及自己便是在天山之上长大，登时想起了儿时之事，心中不免挂念父亲安危，脸色也蓦地沉了下来。喻琉璃瞧见了蓝秋神色，淡淡言了几句安慰之语，蓝秋心中一暖，也自知关心则乱，便不去多想，当下只盼着早些到了碧仙宫。